

百年匪王

真军阀，真土匪，真人民，真鬼子……

百年匪王，百年中国
管窥一个世纪的沧桑
已逝的大户人家，久远的历史传奇
堪称山东版的《大宅门》

王金年 著



百年匪王

王金年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匪王 / 王金年著.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6.1

ISBN 7-5057-2148-8

I. 百... II. 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0374 号

书名	百年匪王
作者	王金年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规格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6.5 印张 30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7-2148-8/I · 565
定价	28.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开 场 白

我的爷爷王汉魁，字秦峰，沂蒙山区沂蒙县人，生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卒于1997年，享年97岁，但按我们老家的算法加上闰月，实则长寿百年不止。

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8岁前，他在我们老家接受了半是私塾，半是新学的启蒙教育。接着入沂蒙县爱济小学上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我爷爷有幸成了它的第一届学生（关于教会、教堂以及学校的故事一直延续到我父亲及我叔叔身上）。

14岁时，他考入了潍县广文中学。这是当时当地最好的中学。18岁时考入了当时济南的第一所新式私立中学——正谊中学高中部。正谊取自董仲舒的“正其谊而不谋其利”，该校成立于1913年，由山东著名教育家鞠思敏创办（现为济南十七中）。无奈此时家道中落，已无力供应，只好回家务农，时称“值业”，即有点继承家业的意思。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爷爷能够去读正谊中学，他一生的历史将会重写。因为当时的正谊中学是所名校，出了不少名人。比如讲，“四人帮”的得力干将张春桥、现在的国学大师季羨林。

我的曾祖父为前清的举人（1878年参加的济南府会试），加上祖上的荫德，到了他这辈上还是良田千顷，骡马成群。不过老婆不多，前后共两个，但只生了3个男孩，我爷爷为老三（座山雕也是老三，呵呵），他和上边的大哥为一母所生。大哥7岁那年掉到弥河里淹死了，实际就剩下了他和同父异母的二哥。偏偏长得白白净净的二哥不争气，从16岁起就抽上了大烟（原因独特）。不到30岁时，人就像个小老头了。鉴于爷爷脑瓜灵，心眼善（我爷爷就说，在这一点上，我特随他。这也是他晚年经常随我在济南生活的原因之一）。我的曾祖父就把继承发扬家业的希望寄托在了我爷爷身上。

不料，就在我爷爷20岁那年，即民国九年（1920年），一个偶然的机，他被土匪绑了票。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凭我家那时的家底，赎出他来完全可以。但这希望却被毁在一个“阴谋”上。

到期不赎，理当撕票。但是，在一个完全能逃的深夜他却因“救人一命”而没有逃走。这仁义之举，感动了所有的土匪。加上他有文化，故就……

又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他竟被群匪推荐为匪首。成了一个不会打枪的“山大王”。他常常说，我有点像刘备，不善带兵，“然仁德素著……部下舍生忘死”。

而他的二掌柜那四，则是“青州八旗兵”的后裔，从他身上你可了解到这支鲜为人知的清朝劲旅的故事。更富传奇的是，后来他竟“拐跑”了我的二奶奶！

他的队伍最多时达2000多人，控制着近10万人口的地盘（临朐、沂水、昌乐三县交界处）。

他经历了清末、民初、民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民国时，他的队伍跟杨虎城的晋军、张宗昌的手枪旅以及刘黑七的土匪都打过仗。

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力践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梁先生的试验地邹平县离我们老家不到200里）使得他的“地盘”一片盛世景象，为此，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韩复榘还专门表扬过他（韩可不是什么传说中的军阀、老粗）。

抗战时，他打过鬼子，打过于学忠的第51军。也曾联合过八路军打鬼子。他最敬佩的是国民党的抗日游击队。因为人家枪好，吃得好。最后，他还是投了他最看不起的八路军——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

当他的一千人马全都成了鲁中军区特务团时，他这个“团长”却又因一个偶然的因素（晕车，不能闻汽油味）留在了老家，仅仅留下了由陈毅政委、黎玉主席签名的省议会参议员的证。多年后，当他的那些小排长、小连长都在南方当了大官时，他并不后悔。他说，这就是命（他也让我认命）。

土改时，他曾向我们的工作队直言不要……

还乡团打来时，他又凭着自己的威望加以阻止……

反右时，由于他的庇护，济南下到我们村的那两个右派过的是“幸福生活”。

没有他，村里的那棵300多年树龄的银杏树，肯定要被砍了用来大炼钢铁（疙瘩）。他用他的寿材换了下来。

最让全村人感激的是1960年挨饿的时候，由于他的指点，村里硬是没有

饿死多少人……

更让人称奇的是“文革”中，在他的大儿子（即我的父亲）被屈斗，生死不明，当地的造反派也想抓他这个“大土匪”、“大军阀”的严峻时刻，他临危不惧，“匪性大发”，终于力挽狂澜，渡过危难。

他一生有过四个女人（有名有姓的，没名没姓的就不好说了）。我奶奶虽名为压寨女人，实为普通小脚女人一个，二奶奶人漂亮，唱京剧的，旧时称“戏子”。她同我爷爷的故事最曲折。我爷爷最爱的还是我的三奶奶，人既漂亮又有文化，天津人，毕业于著名的天津圣功女子学院，是个基督徒，当年主动要求下乡“扶贫”，来到沂蒙，因我父亲和我叔叔的关系，与我爷爷相识并喜结连理。但红颜薄命，不幸早逝……

1987年，在济南的一家婚介所，本来是为我找对象的他，自己倒“泡”上了一个51岁的老姑娘，我的这“X位奶奶”几天就容光焕发起来。可惜好景不长……

他这一生一共才生了两个儿子。阴差阳错，该投国民党的却投了共产党（老大、即我的父亲），该投共产党的却干了国民党（即我的叔叔，1949年撤至台湾，官位最高至国军总参作训部副部长，少将军衔。1992年去世——还是死在了他前边）。

他死得也很离奇，临终前一点征兆也没有。他与我的女儿抢可口可乐喝。结果……这又应验了那句老话，人到死了的时候，怎么都会死。

现在，我就开始讲我爷爷的故事。

——最后我想提及的是，你作为小说欣赏也可以，你若作为一段历史研究也不是不可。这就要看你的鉴赏品味了。

2005年7月于济南

目 录

开场白 /1

第 一 章 虽不是名门望族，但亦是大户人家 /1

第 二 章 被土匪绑票，人生从此改变……/5

第 三 章 能赎不赎，该撕（票）没撕……/7

第 四 章 二上老鹰崮，爷爷当上了三掌柜 /11

第 五 章 实行新政，改乱绑一气为“左收右保” /14

第 六 章 在一次变故中，一跃成为大掌柜 /18

第 七 章 “十不抢”与我的大奶奶 /22

第 八 章 打下县城闹内讧 /27

第 九 章 因为会唱京戏，我二奶奶上山 /32

第 十 章 夺妻之恨，恨不起来 /34

第十一章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电话、教育馆、
无声电影和美国烤烟……/37

第十二章 为仁者非匪 /40

第十三章 中共领导的沂蒙暴动与韩复榘的“一律砍头” /45

第十四章 我只想当个梁（漱溟）先生的好学生 /47

第十五章 天下第一关——穆陵关 /50

第十六章 我的父亲及我的叔叔 /54

第十七章 爱济教会学校：大象和猴子怎能说话 /57

- 第 十 八 章 大老婆不大，小老婆不小——英雄美人 /61
- 第 十 九 章 鬼子来啦，1938 年 1 月 12 日……/66
- 第 二 十 章 首次会见日军，文的武的都比了 /70
- 第二十一章 王达礼的保安团打响了沂蒙县抗日第一枪 /77
- 第二十二章 国难当头，以命相拼，伤时拭血，死则裹身 /81
- 第二十三章 震惊周边四县的小李庄惨案 /84
- 第二十四章 事件的连锁反应 /86
- 第二十五章 绑票式袭击——第一次攻打小鬼子 /89
- 第二十六章 老鹰崮保卫战，刺刀插进日军大洋马的腓眼 /93
- 第二十七章 “痛揍”于学忠的 51 军——不打不相识 /100
- 第二十八章 “八路军将来能成事” /102
- 第二十九章 一个县出了（国共）两个县长 /106
- 第 三 十 章 穆陵关遭遇战及三奶奶、小姑之死 /109
- 第三十一章 “重庆地下分子”及赴日留学梦 /114
- 第三十二章 “支那人不守信用，大大的死了死了的” /119
- 第三十三章 一个干了共产党，一个干了国民党 /123
- 第三十四章 关庆民冤杀，王达礼殉国 /127
- 第三十五章 留下的那个老鬼子 1953 年才去世 /130
- 第三十六章 队伍交给共产党，自己当了参议员 /133
- 第三十七章 山雨欲来——就要土改啦 /136
- 第三十八章 “必须按指标选地主” /140
- 第三十九章 一刀剁掉鸡头——要有这狠劲 /143
- 第 四 十 章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147
- 第四十一章 桃花开杏花败 /152
- 第四十二章 只可错抓，不能错放 /158
- 第四十三章 丁酉丁酉，鸡鸣泪流 /162

第四十四章	两个“右派”的“幸福时光” /168
第四十五章	敞开肚皮吃食堂，甩开膀子大炼钢 /171
第四十六章	大棺材换下了银杏树 /176
第四十七章	百斤鸡，千斤猪，深挖土地三尺三 /180
第四十八章	宁肯拔白旗，也要保肚皮 /184
第四十九章	人吃观音土，老鼠饿得啃砖头 /187
第五十章	饥寒起盗心，兄弟尽闯墙 /190
第五十一章	我奶奶饿死啦…… /195
第五十二章	成长在铁道游击队的故乡 /200
第五十三章	“卫东彪兵团”揪出一个大叛徒 /206
第五十四章	你是军统特务吗 /210
第五十五章	我也是造反派，我也是总顾问 /213
第五十六章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218
第五十七章	爷爷帮我走后门——当兵去 /222
第五十八章	改革开放了，“国民党”回来了 /227
第五十九章	你能托到蒋经国，我却见不上邓小平 /230
第六十章	重修爱济小学，捐款汇给谁 /235
第六十一章	能上北京不去济南，能上济南不在枣庄 /239
第六十二章	本来是给我找对象的，他倒…… /242
第六十三章	可以回来安葬，但必须回来投资 /247
尾 声	谷雨惊雷送爷爷 /250

第一章 虽不是名门望族，但亦是大户人家

听我爷爷讲，我们王家在沂蒙县，乃至周边几个县，虽不是什么名门望族，但亦是大户人家。提起沂蒙城西的王家，无人不知。

爷爷说，如果硬往根上寻。我们王家并不姓王，也不是什么汉族，我们的先祖实则是蒙元人（今长城以北的什么地方）。祖上跟着元世祖打天下，打到这山东腹地就不走了。因战功卓著被封了相当于县里粮食局长的官，就在沂蒙长住下来。那年月，“粮食局长”可是个肥缺。连“县长”也得另眼相看，故从此就发了起来。又过了几代，便完全汉化了（要不说汉族的同化力不得了呢）。大约是到了明初，我们祖上就姓了王（意为人中之王之意）。

据爷爷的回忆（当然是看的家谱。可惜被他的二哥当大烟钱给当掉了），自明代起，我们王家也出了几个人物，其中一位是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进士，官至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詹事、礼部尚书；还有一位是崇祯十年（1637年）的进士，官至南京户部郎中，安徽合肥府知府；到了清初乾隆五年（1740年），我们王家又出了一位进士，曾任河北沧州知府。他回来探亲时，结识了在潍县任知县的郑板桥。两人以画会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爷爷说，他上中学时，还曾见过家里保存的一幅郑板桥的真迹。条幅的开头写有这样一句“与文士觞咏，有忘其为长吏者”。可惜这幅字同样被爷爷的二哥……

我们王家最后一名考取功名者为我爷爷的一位小叔。他叫王宗德。是光绪元年（1875年）考取的“殿试一等第二名钦点翰林院编修臣王宗德”。旧时考取了功名，是件光宗耀祖的体面事。朝廷不仅授予爵禄，还赐予旗帜，竖立在精工制作的石旗杆夹上。我们家的那块旗杆夹由麻石打制而成，长1.86米，宽0.56米，厚0.22米。旗杆夹孔为长方形，为立旗杆所用。爷爷说，我家宗祠前的这块旗杆夹历经百年，很有点沧海桑田的味道。最后深埋地下达半米之厚，直到1958年大炼钢铁才被从地下挖出。后来，被沂蒙县文物监理站的人给搬走了。但在“文革”中，它却被红卫兵砸成了两半。一半不知所踪，另一半则被当成一级文物保存在县博物馆里，和山旺化石并列（2003年我回沂蒙给爷爷上坟，还去瞻仰了这块凝聚着祖上荣誉的旗杆夹石，上边隐约可见这样一行刻字“……会试考列最优等第一名光绪元年殿试一等第二名钦点翰林院编修臣王宗德立”）。

我们王家家道中落，大约始于清道光年间（很有点与国同衰的味道）。最主



要的是因我爷爷的祖父领导了反对德国人修胶济线的所谓护地运动。结果是护地未成，家业也大大衰落。爷爷的祖父被判重刑。为了救他，家里花了大批的银子。结果是人财两空，人还是死在了济南的大牢里。那时，爷爷才刚出生。

不过，毕竟有着多年的积累，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们家到了爷爷这辈还是很风光的。人一提起沂蒙县西五里远的王家老镇的王齐厚家（我曾祖父名齐厚，字鲁重），还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据我爷爷回忆：那时节家里仍有3000多亩地，12000亩山林，佃户多达40多户。每年纯粮食收入就有4万多斤（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家里还在县城和青州府开设了油坊、烟馆（但我们的家法却严禁抽大烟，这一点我将在后边详谈）和车马店。领导护地运动前，家里还在青岛开有一家商号，但为了筹钱救爷爷的爷爷，便廉价当掉了。爷爷说，多年后，他的父亲每谈及此事，还连连感叹。

……

上初中时，我曾偷偷问过爷爷：“那时，咱们家对广大农民群众是不是残酷剥削，无情压榨呀……”

每每这时，爷爷便压低声音说：“你听书上胡说，别的财主家我不敢说，单是咱王家，还有关家桥关润林家（他们家出了个共产党，叫关庆民，土改时又全家被抄。这家的故事也特别多，容我后叙）等其他几家财主，没有一个是鱼肉百姓、横行乡里的恶霸。平日里对佃户们都很好，当年缴不上租的，就拖一年，一年不行，两年，有的时候实在歉收，就给减免……”

“黄世仁不是还强拉喜儿当老婆嘛……”

“当老婆？没听说过，反正咱们王家没干过。”爷爷笑笑说，“别忘了，咱王家祖上立的规矩，娶妾不能过二房，要轮，也轮不到喜儿那样的丫环的份儿。”

要说喜儿，我爷爷说，倒是有不少穷人家的女孩愿到咱们家当丫环的。要知道，在大户人家里当丫环，不但收入高，而且还体面。大户人家大都知书达理，儒风甚浓，时间长了，还可学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所以，旧时有句话，“宁要大户家的丫环，不要小户家的千金。”

我们家的历代子孙秉承的是《朱子家训》“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爷爷还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过，我们王家不但不欺负穷人，还诚心实地帮助他们。每有荒年，或者春上青黄不接的时候，我王家宗祠前的广场上总要摆上那口大锅，专为穷人熬粥喝。从早熬到晚，一锅接一锅。四方八邻的穷人都曾喝过我们王家施的粥。最远的北至青州（现益都市），南达沂南。说方圆百里，绝不放过。

爷爷说，我们家的锅很大很大，能放三四个孩子洗澡，锅沿处铸有“大明永乐五年”的字样。多年后仍锃明瓦亮，且从不生锈。就是雨水淋了也不生锈，这口大锅后来就被埋在了我们王家大院的废墟里。直到1964年搞“四清”时，才被起了出来，运到潍坊地区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说明词这样写着：“旧社会地主阶级专门用来煮活人的大锅，只要缴不起租的……”被歪曲的还有我们家的几间地窖（即地下室），那本是我们家夏天用来存放食物的地方，却被写成了关押穷人的“地牢”。

“你曾爷爷50多了，还自己拾粪呢。”爷爷说到这一点时，脸上充满了敬佩之情，“一到农忙，他就亲自下田，同长工们一块儿干活，一块儿吃饭。呵呵，那个时候，长工们吃的有时比咱家的都好。你曾爷爷割起麦子来一阵风，比正当年的壮劳力差不到哪里，那些青年后生专爱和他比赛，好赢他的酒喝……”

我有点不太相信：“输了真打酒吗？”

爷爷说：“那可不？那酒可是老牌子的景芝白干。再要上镇西姚家的二斤猪头肉，会把伙计们喝得高高兴兴，干起活来谁也挡不住。”

爷爷稍停又说：“不过，也有你曾祖父赢的时候，只要他赢了……”

“穷人买酒喝……”我想，肯定是这样。

爷爷摇摇头：“哎哎，错了，哪能让下人破费，不是买酒，而是做一种老头看瓜的游戏，把裤子脱到一半，然后人坐在地上，低头，用裤腰带勒住头，人就直不起腰，两眼瞅看自己的球蛋了。哈哈……”爷爷大笑起来。他说，当年他在潍坊广文中学上学的时候，就盼着放暑假，一到了暑假，他就跟着老爹上地里干活……

还有，我爷爷告诉我。我们王家还常常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比如讲，逢年过节请外地的戏班子来村里唱大戏，组织山会，耍龙灯，踩高跷，修桥，铺路等等，都是我们王家出钱。有钱人多信奉“仁义礼智信”，不道德的很少。村里、族内有了纠纷，亦多是由我们家公断，办案的不会吃请、收钱，更不会吃两头，断案的结果亦能公平公正，令双方口服心服。那时的人也迷信，认为多行善总有好报，至少死了不会下地狱，下辈子还能托生个人，而不至于托生个猪或狗。

在我读初中的年代，爷爷所描绘的一切简直是天方夜谭……

……

不过，爷爷也说了些我们王家发家的“捷径”。那就是一到荒年就“用粮换地”，荒年景的穷人真不易呀，那时的粮食比金子还要贵。穷人有时为了活命，只好把平日里比命还要贵的土地拿出来换粮食。我们家平时存粮多，这时就成了救命粮。于是，很多穷人使用自己的土地换我们家的粮食。



“是自愿的吗？”我有点怀疑。

“当然是自愿的……”爷爷肯定地说，“有时候，你不换他还不高兴呢，你要知道，我们家奉行的是这一条：换地不换命，地仍由你种。就是说，地还是由你们家来种，只不过是变成了佃户关系。来年缴租就是……所以，你有时不买，他都不乐意。说，王老爷你瞧不起俺。怕我来年种不好你家的地……”

“原来如此……”至少，我所学到的有关“阶级斗争”的学说，无法解释这一现象。

爷爷多次说，我们王家奉行的是“善为本”。到我曾爷爷那一代，信的都是佛教。爷爷不再信了，但他仍奉行“善为本”的信条（所以，1947年土改的时候，他力劝过搞得过火的工作队，半年后，又规劝过疯狂报复的还乡团）。

不过爷爷也说过他的父亲及老辈上“很剥削阶级”的地方，那就是动不动就坐八抬大轿。哪怕就是从镇西我们王家大院到镇东的茶馆里去喝茶，那也要坐轿。因为坐轿是身份的象征，就像现在的人争着买轿车……爷爷说我们家的那顶轿那个威风呀，就别提了。周边全镀了金，顶子是纯金的，所有的缨子全是用江浙一带产的上好丝绸做的。八个抬轿的壮劳力。全是20多岁的小伙子（结婚的不要），个个虎背熊腰，一顿要吃下五海碗面条。否则不要。八个人没事就抬石头训练。要练得颠起来，有板有眼。

我们家的轿进城的时候，那才叫威风，也是镇上及县城里最热闹的时候，人们大都自动闪在路边。一边行注目礼，一边看热闹。一群半大的孩子会跟在轿后进城。好在从王家老镇到县城不过五里，否则得热闹死。

据说，同治年间，当时的一位知县坐轿上“县政府”上班，半道上遇到了我们王家的一位长辈，立马让自己的轿停下，让我们的老长辈先行。我们老长辈也够意思，当年的赋粮一下多交了200担。喜得个知县又“登门拜访”。

总之，说起祖上的荣耀，爷爷便充满了自豪感。谈及自己的一生，爷爷也算满意：“我王汉魁没白活。”

但谈及他的两个儿子，他却不甚了了。他的老大因一只小手枪，阴差阳错干了共产党，老二则稀里糊涂地干了国民党。老大（即我的父亲。“文革”中在一个十六级的级别上被屈斗，至今生死不明），老二却在1949年随驻防青岛的国民党50军撤至台湾，后官至台国军总参作训部副部长少将副厅长。1981年退休。当国民党当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放松了“管制”，允许他这一级的退休人员与大陆亲属会晤时（在香港），却又因我们这边的原因，父子俩终未见面，成为终生憾事。

对于我父亲的不幸，爷爷充满同情。这也是他格外疼我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是他长子的长子……

爷爷格外器重我爱我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因我大小是个作家，算是继承了祖上“勤读书、勤务农、不做官、做善邻”的家风。爷爷也欣赏我诚实勤奋，有话敢说的性格——所以，他常常鼓励我写写他……

第二章 被土匪绑票，人生从此改变……

爷爷被土匪绑票，本身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故事则是出在他被绑以后，能赎的，却没有被赎回……

所以，爷爷多年以后，曾对收编他的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说：我有点像林冲，是被绑上沂（梁）山的……

……

在说到我爷爷当年被绑票前，得先说说山东的土匪。

山东历来（清末民初）匪患严重是有历史根源的。首先大家都知道，山东自古民风剽悍，民间习武几成风尚，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影响无处不在。因此，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中，各路军阀政客都把扩军招兵的眼睛盯在了山东大汉们的身上，纷纷来山东扯起招兵的大旗。当时就有“江南的才子，山东的兵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之说。一时间，诚如当时的报纸所言：全国各路军兵，竟有半数为山东籍。而一旦部队打散或遭遣返，众多士兵被迫回乡。断了生计（那时是没有“军转干”和“复员安置”的，最多是发几块大洋作路费）只好为匪……

据北洋政府陆军部1918年的调查：山东土匪主要由定武军（即张勋率领的辫子军，复辟失败后被遣散）及在逃士兵与饥民混合而成。一时间，山东境内的土匪如蝗虫般铺天盖地。

沂蒙山区地处山东腹地，山势险峻，易守难攻，自然就成了各路土匪的老巢。

鉴于山东匪患严重的严酷现实，1923年的山东省议会曾建议行政当局：拒绝外省来鲁招兵，同时严禁本省民众应征。由此可见匪患之严重以及当局用心之良苦。

……

至于我爷爷被绑架，则纯属偶然。

绑我爷爷的那股土匪是盘踞在老鹰崮的马大眼一伙（沂蒙山区七十二崮，崮崮都有好故事）。老鹰崮易守难攻。往上是险峻的崮顶，下边是个很大的村子——



崮下村，村头有300年树龄的银杏树。远远看去，枝繁叶茂，极为壮观。马大眼当时有100多人，30多条钢枪（即步枪）、3枝盒子炮（即德造驳壳枪）。

原来他们踩好了点是绑我曾祖父的。他们探得的消息是我曾祖父阴历三月初六要去青州的几家铺子查账。故决定在临朐九山一带的一个名叫豁兔坡的树林里动手。不料，临走那天，我曾祖父的“唠病”（即现在称的老年慢性气管炎）又犯了。没办法。我曾祖父只好临时委托我爷爷前往代劳。这时节，我爷爷实际已经成了我们王家的“接班人”。很多家族大事，我曾祖父已有意让他办理。这其中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我爷爷本身有文化，那个时候的初中生（还是在潍县上的），相当稀罕，说是凤毛麟角，一点也不为过；二是我的二爷爷（即我爷爷的二哥）因故染上了毒瘾，不但抽，而且好赌。常常把家里的文物、字画拿去抽、赌。对此，我曾祖父曾想拿出祖训、家法，“吸毒者一律逐出家门，永不相认”，以作惩罚。但是鉴于我二曾祖母（二爷爷的生母）的苦苦哀求，以及我大爷爷已淹死的惨剧。再加上当时已是民国，提倡自由，强调个人价值，传统家法亦不提倡。故就让我二爷爷混了下来。

正是由于我曾祖父的手软，才在后来害了我爷爷。

……

话说我爷爷那天骑马走至豁兔坡，一进树林，马大眼的人马就围了上来。马大眼对于当时绑了我爷爷深感不过瘾：“怎么是你，你老爹呢？”

爷爷从未见过这阵势，当时还真有些害怕。但很快就镇静下来，因为他读过太多的绿林好汉，打家劫舍之类的旧小说，知道这些人主要还是为了钱。他马上让护送他的两个保镖交出了枪（两只土枪，两把砍刀）。

马大眼眨着一双大眼说：“我老远一看不是两挂的马车就知道你老子没来……不过，没逮着老子，逮着儿子也行。”

后来的事实证明，马大眼的算盘还真失算了。假如他真的逮住了我曾祖父，没准他真的要发一次大财。

再说土匪很快将“绑信”传给了我们家：现大洋8000块、快枪5枝，限期7天。我曾祖父当时一口气没上来就昏过去了，家里人乱成一团。

要说我家的经济能力赎我爷爷是不成问题的。当时，难办的只有一条，5杆快枪不好凑。为了凑齐这5条快枪，我曾祖父让我二爷爷专门去潍县买。当时潍县城驻着张宗昌的一个团。经常干些倒卖军火的勾当。

但事情坏就坏在我二爷爷手里，他拿着买枪的钱又抽又赌，全糟踏光了。一开始我曾祖父还以为他就是单纯的吃喝玩乐，以后才知道了他的真正用心……但这时，他已卧病在床，不能主家了。

第三章 能赎不赎，该撕（票）没撕……

7天很快过去，赎金并未送到，按理说，土匪是该撕票的。结果马大眼不但没有杀了我爷爷，还跟他成了好朋友。我爷爷说，这完全是凭了他的善良、诚实、义气和有点文化。

我爷爷所做的第一件“仗义”的事，是阻止他们杀害一个年仅8岁的男孩“肉票”。这孩子是昌乐北孙家洼的一个富户的儿子，说好了，7天期限，赎金2000大洋。但到了第7天上，那家人家赎金没有送到，但捎信来说，家里实在凑不齐，要求缓3天。马大眼很不痛快，命令手下先剁下男孩的一根手指，作为警示。

我爷爷当时就站出阻止：“马掌柜的，这孩子的手指你不能剁……”

“为什么？”马大眼从心眼里看不上我爷爷这个白脸书生。我爷爷皮肤就是挺白净，所以，多年后他稀里糊涂成了杆子头以后，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八路军，还是于学忠的51军，都不相信他是山大王。

我爷爷说：“不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样做太狠……”

“不狠能做土匪吗？”

“但做土匪不能光狠吧。”我爷爷不慌不忙地说，就像是在课堂上背课文，“做土匪是为的啥，绑票是为的啥？你不就是为了砸几个钱吗？有时，肉票的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你宽限几天有什么不可？你宽限几天就饿死了？”

马大眼说：“那当然不至于……”

“就是嘛，你宽限几天，兴许还能感动人家，买东西还兴讲个价呢，绑肉票也未必不可！况且，这孩子的家人也不像是耍滑头。”

马大眼让说得动了心：“那好吧，看在兄弟你的份儿上，就宽限3天，3天时间一过……”

我爷爷一挺脖子：“你剁我的手指……”

结果，到了第三天上，那家人家果然把赎金凑齐送来了。孩子也被安全地赎回。

此事以后，马大眼的杆子在当地名声大振。称他们为“善匪”，说他们讲“义气”。有些被绑了票的人，反而积极的凑款赎人，如此一来，过去十分费劲、棘手的绑票勒钱，比以前变得容易多了。

因勒钱容易多了，土匪也变得仁义起来。每每要绑以前，总是再三研究，看



看绑谁最好。最后，就成了“催款”了。往往是派个人到一些大户说一声，大户们便自觉地送钱来了。这样你来我往，就大大地减少了血腥气。此后，这种做法被我爷爷总结为：得财不伤主，要钱不要命。

我爷爷办的第二件让土匪们敬佩的事，是让他们学文化，至少要认得“常用百字”。事情起因源于一个“贴墙根”（即探子）的自动送死。这天，这位探子去城里踩点，路过城门，见一大堆人围着张布告看，他凑热闹也贴了上去。岂料，那张布告就是点名要逮他的。他却傻乎乎地跟着看。正看得出神，被保安团的探子认出来了，还没等人愣过神来，已被五花大绑了。那保安团的小头目用枪管专戳他的眼：“说你是睁眼瞎一点不假。”

这位探子仍不明就里：“你才瞎呢。老子眼贼着呢，不然干不了贴墙根。”

“狗屁，我是说你不认识字，自投罗网。”小头目得意地指指布告，“知道上边写的是啥吗？上边专写着令擒拿自匪首马大眼以下，各土匪大小头目12名。第8位就是你的大名……哈哈……”

探子听了这话马上明白了：“哼，老子下辈子非当秀才不可……”

三天后，这位探子按当时的“处罚”条例，被砍头示众，那颗双目不闭的人头，就在布告的旁边一直挂了五天五夜。

这两件事就发生在我爷爷被绑大限已到之际，按土匪老规矩，应该撕票。但很有头脑的马大眼留下我爷爷，将期限又宽限了五天。

……

话分两头说。我们家为什么时间已到仍未送来赎金呢？这原因可就稀奇了。

这时我曾祖父连惊吓加气愤，“唠病加重”生命已危在旦夕。据说，当时连下人都不大听他使唤了（极像当年的齐桓公，临死连口粥都喝不上了）。实际管家的已是我二曾祖母。

说到这儿，必须交代一下我曾祖父的婚姻了。我曾祖父一生娶了两个妻子。大曾祖母（即我的亲曾祖母）是淄川的一个陶瓷商人的女儿，算是大家闺秀。她为我曾祖父生了二男二女。二男即是我爷爷及他那7岁时被淹死的哥哥。二女均很普通，当时，早已嫁人。最远的嫁到了青岛，最近的也嫁在了临朐冶原镇。

我的曾祖母因大儿子被淹死，脑子受了刺激，已经犯了轻微的精神病。在我们老家，人称为“疯汉”。故平日里就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爷爷身上。旧社会里是讲“母以子为贵”的。所以，平日里由于我爷爷的争气。她的精神状态尚好，可现在，我爷爷被土匪绑了票，她一下就完全变疯了。

曾祖父病了，曾祖母疯了。

这王家的权力自然就落到了我二曾祖母的身上。我二曾祖母人很漂亮，是青